

南
華
經
解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以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卽或以數百千年爲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譏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夭折強半卽上壽曾不啻隙駒一過而漸滅無餘矣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旣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塊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爲也淵然而寄者神也神又無以爲也若夫居中用事

交構無方役役不止使形神兩敝者則知爲之害已形譬則民神譬則君也知之爲害譬則奸臣竊柄外疲役其民內侵耗其君至於君昏民困國隨以喪而奸臣與之俱燼適以自賊也嗚呼自古未有君失其所以爲君昧昧從事而不喪邦者奈何習而弗察哉有志者痛覆亡之相尋圖安養之至計其或晏居珍奉不足言矣進之則節嗜損慾以養精焉更進之則導引吐納以養氣焉總斯兩家譬則國脉將衰而忠臣智士爲之維持培植非不差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爲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相去之遠矣夫生有真宰孜孜久視之事而毫末問其主人可不謂貿於擇術與跡象所不留與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卽孰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觸之則缺磨之則

磷摩娑之則剝而支之頓之又適爲腐蠹之積也善養者知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撓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善乎沈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至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蒼蒼者非真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值之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爲生主無可指也真宰真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證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不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公文

軒三節止隨手點三證以見主之所不在都不足留意不是散敘事蹟之文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觀面迸出遂索解人不得也

吾生也有涯

年命在身有盡

而知也無涯

心思逐物無邊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日儼一日豈不危乎

已而爲知者

已相隨於殆猶自多其知

殆而已矣

其危不可救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苦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通

病

爲善無近名

以爲善無迹可稱

爲惡無近刑

以爲惡又無迹可懲

緣督也以爲經

常也循乎中以爲常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爲善不可指其爲惡善惡之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爲常也何故兼言爲惡夫徇知有爲而爲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其庶乎。○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己毫不與

力下文俱發此句。

督之爲中者。趙以夫曰。奇經八脉中脉。爲督衣背。中縫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

名庖丁

爲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觸

以手推牛

之所倚

就牛身足之

所履

以足踏牛

之所踦

以膝壓牛。○四

音翕然

然奏刀

騞然

俱用

刀聲却以奏刀

莫不中音

中乎音節。○四

合於桑林之舞

也

安在

中間句法錯落

乃中經首之會

經首成他樂章會節也

也

也

也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

善哉技蓋至此

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

言久之并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難解

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

牛一身無

方今之時

愈熟

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

手足耳目

而神欲行

心神

依乎天理

牛身

自然

之勝

批大卻

批開間隙所

導大窾

引刀而入

因其固然

刀不加技

經肯綮之未嘗

肯著骨肉也。綮結處也。言我技精而況大軻孤

大乎

由道通技神行虛中人止知道精技粗今日進乎技妙妙試想志道境界與遊藝境界孰淺孰深。凡大卻大窾之所在皆督也批之導之因其固然則緣之而已

良庖歲更刀割也

割族眾

庖月更刀折也

中骨而折

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砥石

上既行於虛中乃落出全刃之妙。刃即神之喻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也

磨於硎

發明上句之故以無厚入有間措語精入無倫有餘地妙凡

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

雖然每至於族

筋骨聚處

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殆爲遲

動刀甚微諫

音畫解貌

然已解

骨肉披散

如土委地

如土崩然

提刀而立爲之

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

其刀整好

而藏之

寫未用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實惜世亦有善養如此者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刀可養知生亦可養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止在緣督一句引庖丁一段止

發明緣督一句夫中央爲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

件物事可指之爲督乎哉凡兩物相際之處謂之中無此中

則此與彼無相麗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爲此物矣稍移一

分則又第爲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遊於無有物而傷

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踰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中也

公文

姓

軒名

見右師

別者爲右師之官

而驚曰

是何人也

惡乎介也

特介

也

謂天與

天生其人與

則之曰右師

一足

天與

天生其人與

則之曰

右師

天也

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

獨也

人之貌必有與偶也

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

按口斷二句又重押二句雖小節奏亦頓挫纍纍然

又重押二句雖小節

奏亦頓挫纍纍然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爲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斲

求

畜乎樊中

言雖飲啄之艱如此不求樊中之養

神雖王

去聲

不善也

蓋樊中雖無驚懼之苦亦不以爲適也

籠中雖安甯爲飲啄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爲重輕也明矣

老聃死秦失

一本作佚

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是吾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又曰然也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成得箇人

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問曰然也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成得箇人

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問曰然也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成得箇人

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感會人必有不斲言譽稱而言不斲哭而

哭者感人至是遁天失其倍情人情益忘其所受之本忘其所受志初生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遁其天然牽於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時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平時以死生付之淡忘則人

此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爲生死所苦猶如倒

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

哀之而不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

生存忘其死而有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爲向背也明矣

○三節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之薪

時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躍映現。乍讀之似乎突然諸玩之妙不容言其筆脉自上節飄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奕然。○人之哀死也以爲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生特形生耳有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誠可大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寶光湛然旁日月挾宇宙烏有盡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神字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篇中神遇神行神王都非神字正面○陸龜山曰逍遙遊

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南華經解卷三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人間世

蓋上古之世嘗少事矣其人少也中古之世嘗有事矣其人
多也叔季之世嘗多事矣其人紛不可紀也今使一人處於
寥廓之宇優游自得與太古何異惟羣萃雜處而機變叢生
卽是以觀可以知閱世之故矣人與人相聚而成人間人與
人相積而成人間之世始而交接中而交構終而交殘紛紛
藉藉少一跌足而禍患隨至孟子謂齊宣方四十里爲阱於
國中以今觀之九州之內孰非罟獲陷阱之區與嗚呼人之
處斯世也難矣生人之樂盡矣其間號爲傑出者或力足以

制弱智足以駕愚勢分足以懾卑賤而方其輾轉角勝抑何
憊也鳴豫未瞬變害乘之嗚呼勢分智力正吾獲陷阱之區
也而謂爲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
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妙道之行旁礴宇
宙而窮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
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
卽機智放紛而其所爲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
間如處獨焉如蹈虛焉御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爲無事未嘗
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過其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
也雖駢闐偪仄而已翱翔於寥廓矣。人間世不過有二端
處人與自處是己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
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己不見有己

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撓患者又只因自處未能冥然蓋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己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處人間世除卻大道便是術法。莊子此篇直究到本源之地淘汰得瑩淨無塵徹內徹外並無兩件物事。真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化盡却不是模稜學問都從胸中融透處來一切炫長沾美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出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廢盡卻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冥漠合德中來卽爲善不密聲譽者聞如龔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不自著一語而意旨隱躍無不盡其大鑑鍾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年少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以國事爲戲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殘

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乎山民其

無如矣將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所亂國就之救也

醫門多疾喻一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法庶幾其國有瘳乎治可

而愈也顏子以衛君暴虐欲往救正之○舊以衛君爲廟蹟考

之顏回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卒於魯哀公五年辛亥其

卒時爲衛出公之三年此當是衛靈公或衛襄公之三年據云其年壯則是輒也

仲尼曰諂若汝殆往而刑耳幾乎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不欲雜

則多多則擾人擾則憂招憂患憂而不救自罹憂則古之至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雜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已尚未定何暇管到將欲政人先以己爲根本以下若干文俱提於此

且若汝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於名

知出乎爭爭善名也者相軋也名起則知也者爭之器也則以

具知爲二者爭名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也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音義慈

未達人氣已實不用知而

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已雖不爭名而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作術

暴人暴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有不諒其誠故惡其

命之曰暴人

暴君將謂其徒來害已

苗人者人必反苗之既謂其來形已短有害若

苗人苗

殆爲人苗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卽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

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掩己必加害矣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使人君自

惡用而爾

求有以異彼將自

必汝求若汝

唯無詔也王公必將乘人而

其捷已語則人君

其敏捷之智而爾

目將焚之則目將炫惑而

色將平之氣將

口將營之

口將自教

容將形之

容踰踰焉

心且成之

且釋已

是以火

救火以水

救水名之曰益多

始欲救其虐今且成

順始無窮

以後

將無不

汝

殆以不信厚言

深信而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順從

形容輕言之人究且不能自持曲盡其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

音羽憐愛

也

拊人君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逆暴君猜忌之性

故其君因其修以

擠之

因其好修之心以排陷之

是好名者也

證

昔者堯攻叢枝

一胥敖國

禹

攻有扈

一國

爲虛

城爲厲丘墟厲厲人爲厲鬼

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得無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

指上所攻三國一證

而獨不聞之乎

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

勝音升言堯禹且不

而況若乎

雖然若

汝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引往事兩證。以上皆以己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詰

之

顏回曰端

外端

而虛

內謙

勉

篤其志

而一

專其德

則可乎

曰惡惡可

甚不夫君以陽爲充

性內充之

孔揚

有孔揚之氣

采色不定

浮躁無常

客外見者

如常人之所不違

平日人皆阿順

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

按服人之

犯之者以名之曰日漸也

之德不成

此等人雖日進

而況大德

乎況可化之將執而不化爲是

外合而內不訾

無外即相合而內

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免患然亢暴之人尙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提三句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

爲徒者知天子

君人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

人善之斬乎而

爾

不善之邪

知君與己同爲天生

若然者謂

之童子

純一無私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相忘於天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之童子

純一無私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相忘於天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相忘於天

辨曲拳

射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

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

言雖教誨之

人君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實則引若然者

雖直不爲病

爲不以我

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太多政法

法正人之

而不謀言不審覘人意雖固亦無罪免

患雖然止是耳

夫胡可以及化

尚未能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營合之心

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

忽下此字微乎

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邪

汝道有此三

易之者睥天不宜廣漢自然之

道不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爲齋乎

齋字

一跌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齋字一點心齋又一點語到精處故作閃跌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

汝

一志

不雜也起語道不欲雜已昭定此處心齋無聽之

以耳

形無用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

并無

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

止于形

心止於符

止於意之所合耳蓋心所

思之理而驗焉謂之符

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

即氣無端

唯道集虛

道來於此

虛者心齋也

六根惟聲塵最微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蘊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未能使心

實自回也

見

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

忘

可謂虛乎

顏子真上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

汝

若能

入遊其樊

遊人樊

而無感其名

忘名實

入則鳴

道合

不入則止

不合

無門

不關

無毒

不發

一宅

混爲

而寓於不得已

感而

則幾

矣

則道盡矣凡

此皆言虛也

寫虛字如是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之處世不行易爲人使易以僞

天使難以僞

天行之妙難以假託天行所謂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神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

有以搖曳上二瞻彼闕空者虛室生白

句虛字妙用如此

豈苦空而已哉

竊則室生白光

吉祥止止止集也惟天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是

全似心地上語

夫狗耳目內通狗之於內而外於心知而馳之於

外虛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人豈有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

所紐也

紐伏羲几遷之所行終行之而况散

咏歎虛字之妙至此則化王公不足言矣

以上引孔顏問

答一事先將不好處一層一層委曲披剝然後一點齋字然

後一點心齋字然後一點虛字然後申寫虛字然後咏歎虛

字說一救正人主直說到杳冥不著之處人間世具如此本

領將恆河沙眾不啻納之琉璃界中矣。○絕迹易無行地難
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絕迹易事耳此卻無地
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運無方豈
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子高名

也甚重

重其使欲

有求於齊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貌相敬而緩於應事

匹夫猶未可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慄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懼成

未有不依於道而能暢通無悔者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

王將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喜懼交戰之後二氣將受傷而疾作

若成若不

成之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以上述孔子之言

吾食也執粗

而不減

不求精美

爨無欲清之人

炮炙寡則不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與煩焦

胸中焦

吾未至乎事之情

尚未到行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

內熱

事若不成

必有人道之患

王必

是兩也

受兩

爲人臣者

不足

以任之

何堪

子其有以語我來

來語

助詞

寫疑懼之情如畫措語特雋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法大經

二其一命也

受之

其一義也

人所

子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不論處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不論事

忠之盛

之順逆

也

二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入聲

施乎前

事心如事君父之無

也

客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此段

爲人

同而不爲所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此段

爲人

移於前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此段

爲人

人字

臣子者

身乃心之

固有

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

惟行

而忘

其身

不計

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

能如此

此先

答陰陽之患也

人身

惟心爲主

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先

答陰陽之患也

人身

惟心爲主

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先

答陰陽之患也

人身

惟心爲主

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先

答陰陽之患也

人身

惟心爲主

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先

答陰陽之患也

人身

惟心爲主

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陰陽之患

夫子其行可矣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此段

爲人

吾心則雖經歷萬變而天君晏如疾何自得攬乎○乍讀兩
大戒謂是以忠孝竦動諸梁及讀至下乃知是兩箇影子以
君親影心以子臣影身耳○爲人臣子句正接說身事心一
邊事不過借用臣子字面切勿誤認之莊生取喻真乃無奇
不到其映插之妙有百千伶俐舊註何足

丘請復

更有陳也

以所聞凡交

交鄰

近則必相靡以信

相親順以信行

遠則必

忠之以言

以言相契

言必或傳之

必託使以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兩國

人君喜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也過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

多不實

妄則其信之也莫

莫疑

莫則傳言

者殃

兩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

但傳其平實者

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庶可自全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證

楊子法言之名取諸此

且以巧闕力者

以季技相搏者

始乎陽

明爲角

常卒乎陰

終則暗用

泰

至則多奇巧

過甚也奇巧即上所謂陰也

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

初是秩秩

常卒乎

亂

載號

泰至則多奇樂

通甚故也奇樂即上所謂亂也

凡事亦然

始乎諒

常

卒乎鄙

詳其作始也簡

先爲其將畢也

必巨

其後弄成一大事

不能慎始則流弊必甚以言者風波也

引起下文

言者風波也

虛相入言字謂其應有行者

實喪也

此言則實喪

夫風波易以動

易於

實喪易以危

易於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忿怒之設端無由起但以

巧言偏辭相欺而起耳

獸死不擇音

起

忿則口

氣息弗然

弗音勃氣發也

於是並生心

至此則彼此

不擇言

氣息弗然

言其忿氣有餘

於是並生心

至此則彼此

俱承泰

勉核太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

所以然者蓋巧言偏

辭離削太過則動人

垂戾

而不知其然也

已猶

苟爲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

禍

故法言曰無遷令

弗移無勸成弗勸人

過度益也

蓋以遷令

惡

於所受節度是

遷合勸成殆事

必危

美成在人

好事非一時

惡

成不及改

一言成惡可不慎與法言

始或不以溢言爲戒不知不覺駕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害有莫可究者豈但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步也又引法言一證

且夫秉物以遊心

隨物以遊心寄吾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

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

以養吾心不動之中

至矣

道之何作爲報也

任齊報答可耳何

莫若爲致

命但致君命此其難者知此爲難若外此人

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

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擾焉此處世之

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答人道之患也上

二節言不溢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并慮

患一念乃不足道兩答處俱以不得已點尾蓋因應之妙乃

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答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愚說到忘身是一服清涼散也。除人道之愚說到養中是最上解脫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闔

魯賢人

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

天奪其監

與之爲無方

緣其敗度

則危吾國

必覆邦家

與之爲有方

制以法度

則危吾身

將先害已

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已所以過若

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自盡其道

形莫若就

親附

之心莫若和

內寓調濟之意

雖然之

此二者有患

二者有患

猶未盡善

就不欲入

難附之

可陷於其惡

和不欲出

雖調之不宜顯已之善

形就而入

且爲顛

爲滅

爲弱

顯招

蹶

連自家都放倒了

○

心和而出

且爲聲

爲名

爲妖

爲孽

顯招

此意輕非顏闔所患

則致災禍○此意

重恐顛闔不免

彼且爲嬰兒

無知

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

町畦

無準

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

無畔

亦與之爲無崖

達之入於無疵

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無疵病可尋

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

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

恃有所長遂欲當車

戒之慎之積伐而

爾

美者以犯之伐矜也

爾之美行以犯人

幾矣殆

一喻反譬言用己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爲其決

分之之怒也

皆恐惹其性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人能順其性也

故其殺者逆也

至於噬殺

人者人先
逆其性也

一喻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筐盛

音

矢以振

矢

盛溺適有蚤蚩僕緣

使劑也

附緣

而拊之不時

愛馬者爲拊之

則缺銜

毀首碎胸

毀首之飾

馬驚

意有所至

怒心

而愛有所亡

忘人

可不慎邪

僕之爲附

僕是也

舊解作僕御將僕緣二字連下句讀言僕御拊馬

不知上已有愛馬之人此又另說僕御拊之有是文理乎

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

之則暴物其可撓乎。以上引伯玉答顧闔一事靈公太子

非荆瞞則輒也觀輒禍其祖則靈公曾以爲太子可知與爲

無方則危國與爲有方則危身閻計窮矣伯玉之妙卻在與

爲無方中而得與爲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不

是阿附詭隨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

用人不是爲人用。自首至此凡三引事三事內虛也忘身也養中也順也處世如此其多方乎看來忘身亦虛也養中亦虛也順之一字直是天仙化人隨方渡眾胸中無半絲隔礙又虛之至也人間世之本領如是。衛君之暴厲齊楚之敵邦太子之橫憤皆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爲棘手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

匠名

之齊

至乎曲轅

山名

見櫟社樹

社樹之爲社樹者特敘

社樹伏後寄焉意

其大

其大

其大

蔽牛

樹身可

絜

度

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

舟大可剝

旁

十數觀者如市匠伯

石

厭觀之

飽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無

用

材

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以爲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以爲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以爲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以爲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

之棄

以爲舟則沉

以爲棺槨則速腐

則液楠理疎易受雨而多液也楠音門木名舊本此處俱作此字余意或是楠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

也流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鄙置不堪點無用二字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成

之夫相俗作黎橘柚音木實實木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

小枝泄音異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

自自取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大凡物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數有乃今得之方得爲予大用全生使予也而

有用不剝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

相物也而爾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譏斥匠石亦不堪

匠石覺而診審也其夢弟子曰趨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櫟既急欲取無用

以全身則何必又曰密閉若汝無言勿再彼亦直寄焉於社以託於社以自存耶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詈罵之并無用爲大用之義都自渾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翦伐也言豈真賴爲社以自存耶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言其異於俗而以義理譽之言不亦遠乎

又就社字翻剝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緊峭如怪松圖偃促生姿。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貴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

木第一喻

南伯卽南郭伯長也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也

將芘覆也其所賴所賴卽千乘之託蔭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旋解而理又而不可以爲棺槨同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

則使人狂醒氣薰如醉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非子綦不能見及此東句冷然

宋有荆氏

地名

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音狙

猴之杙

繫

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

猶高明大屋也

之麗

屋檼也檼音隱棟也

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旁

者樺音善棺之全一邊

者斬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子綦口中帶斂一事反襯

故解

巫祝書名

之以牛之白額

額

者與豚之亢

仰

鼻者與人有痔病

者不可以適河

解載此三者有疵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知其所以爲不祥也

嘉之物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無用其所以爲不祥也

嘉之物

嘉之物

嘉之物

嘉之物

嘉之物

嘉之物

又旁通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木第二喻

支離

支體不全貌

疏者

疏其名也

頤隱於齊

齊同

肩高於頂會撮

也指

天五

管在上

背屈則五臟之管向上

兩髀爲脇

脊屈故大髀與肩相亞如脇

挫鍼

俗作針

治解

音懈流

足以餬口鼓筴

筴箕也播精米之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

友也

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不受功

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其德不中世俗之用者也○逗正意

此節借人形第三喻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成其功

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

全其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易取

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

難堪

莫之知避

而不知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亟當止者臨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

迷陽迷陽

卽采薇之薇也

無傷吾行

杭叶吾行卻曲

卻步委曲不敢直道

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

自取

膏火自煎

也自取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見俗而

莫知無用之用也

惟神人知之○用四喻推宕正意最佳○接與歌論語止取六句又多不同

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

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墮

聰黜明逍遙無竟處人又復何尤此虛字澈底處也○此篇

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卻全然不露止如散散敘事莊子真是

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有總不外逍遙遊無已

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篇無已二字一部莊子盡矣此篇尤其

著者○末引接輿一歌深有叔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爲

是乎

南華經解卷四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德充符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炯如況盛德之士歟
修之宥密之中達之名物之表方且薰蒸窮海陶化黎首豈
親炙其體而無德輝之溢乎夫子申申天天孟子睟面盎背
測其淺深有同符契若夫東封墓林荆棘不滋西來函谷紫
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煜又不特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
於酬答也誠則必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
夫冠冕佩玉未必衷旗犀角豐盈何當性表而世俗趨羶以
相高淺夫矜飭以自喜其爲鄙陋又曷怪焉昔者舜重瞳子

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據其同體謂德之克一哉由斯以談貌孫叔者非孫叔也似夫子者非夫子也聖人之耳目鼻口四肢與眾人同而眾人非聖人也夫全者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雅尙德充而特敘列殘醜以破夫規規者與九方臯相馬曰牡而黃至則牡而驪神契象外有至微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鑒德者必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進德者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豈第拘方爲累云爾哉飾智炫奇流輩所望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詡詡自負耀而不止窺其中涵漓散無餘矣撤官骸之蔽又蹈智能之紛悲夫達才遜道於顏曾程朱深戒於喪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劈頭出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惡人又一箇闖歧支離無服又一箇囊盎大癩合讀者如登舞場怪狀錯落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是外邊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爲德不言自見卻撰出如許傀儡劈面翻來真是以文爲戲也○只是一大翻空反觀之法○形與情其爲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忘可乎所以遞出末二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者無著腳處○說無情處特辨明是不傷身不益生之情非寂滅之謂

魯有兀者

兀則足也

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貽兀者也

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

各半

立不教坐不議

王貽

言辭

都無

虛而往實而歸

弟子皆有所得

固有不言之教

二句

王貽

無形而心

成者邪

默化也弟子二句

是何人也

何等樣人

仲尼曰夫子

王

聖人也丘也

直

猶特

後而未往耳

從之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矣

但何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假

但何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與猶同也

劈敘一箇兀者卻是一分外出色人

○

贊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儻爲人師

其與庸亦遠矣

與庸人相遠

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俱往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又進一層言

審乎無假

能知

宰而不與物遷

真宰

不遷

命物之化

主宰

而守其宗也

執其樞紐此

化一句

大德敦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算虛寫下四句直拔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世

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見夫若然者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定耳聽而游心乎德之和渾六用爲一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萬物爲一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者轉彼兀致身有得喪

洗發上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視物無不同則無支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空原無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絕妙○此二節言駘直未嘗自見爲兀者也其德充有如是

常季曰彼爲

去聲

己

修自

以其知得其心

以其真知得吾心理

以其心得其常

心以吾心理得古今不變之心理常心即復其見物何爲最尊

心

天地之心的字即上文之不變不遺者也

物何爲最

尊也

之哉

彼自修耳何與人事

仲尼曰

人莫鑑於

流水

動故

而鑑於

止故

止水

靜故

唯止能止

眾止

水不求鑑而人自求鑑蓋惟真止故

冬夏青青

在字言其不

受命於

喻

受命於

地唯松栢獨也在句

冬夏青青

喻

受命於

地唯

松栢

獨也在

句

冬夏

青青

在字言其不

受命於

喻

地唯松栢獨也在句

天唯舜獨也正

天正性

幸能正生以正眾

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

又借舜一影言

夫保始之徵

保始即守宗也

不懼之

得天獨優故人自從之

夫保始之徵

實有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八於九軍

之足懼

將求名而能

自要者而猶若是

府萬物言備之也

府萬物言備之也

直特寓六骸

以六骸為象耳目

以耳目為一

知之所知

知之所知

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

得其常心如此人豈猶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象耳目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雜篇作晉人

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恥與其明曰

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

子產而自謂而不違也

子

齊也執政乎

斥鄰之甚

申屠嘉曰先生之門

也乃論德之地

固

執政焉如此哉

此哉輕掉一句毒

子而說

悅子之執政而後

人者也

惟自稱其執政故德不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

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

求廣見識

先生也而

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寫申屠護

又是一個元者卻又是一箇出色人。不是子產見識之卑

如此蓋上一事借季常問難發明此一事借子產觀剔發明

下一事又借孔子觀剔發明都是一樣手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受形已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計子之德

此德字虛不足必有過而後致以自反邪則當痛自懲艾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眾言使人自陳其過誰肯自認有過不狀其過以

不當存者寡不使人自陳其過又誰肯自認有過乎則無一人

則足之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若夫以剛足

而不介意非遊於羿之彀中去聲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去聲者

命也插一喻精絕作惡而玩法網者譬則遊於羿之彀中者也

亦命之當苟免耳不當別而別者是命當則而不別者亦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怒猶有而適先生之所

則廢然而反能取大而不知先生之洗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

即先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元者也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德道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象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

更貌曰子無乃稱

新謝再不
必如是言

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屠劈口先欲子產自反世人漫自回護無一箇肯認罪過究竟犯刑者未必皆由己招而泄泄者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命却使子產兩腳著地處久矣當行斫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殼中一喻妙妙言汝之未兀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撲法○以上申屠嘉之兀嘉自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有兀者叔山

字

無趾

無足趾

遂爲號

踵見仲尼

無趾

以踵行

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

足兀

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

知不

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有尊於

足者不

在形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却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爾淺陋都是莊子文字要襯出叔山耳不然孔子何前明於王駘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爲

疑孔子何彼且斷求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

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

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其言

根器如此安可解

看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頡頏夫子。以
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老聃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

醜

焉曰哀駘它

哀駘貌它名也駘乃駑劣之名

名又加以哀爲可哀之劣人也它者他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虛烏有之類也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不先

常和而已矣

惟感而應

無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濟猶拯也

無聚

積

祿以望人之腹

望飽也如月望則飽滿

且而

又以惡駘天下

醜貌

和而不唱

不能

知不出乎四域

無位

且而

雌

即上雄即上

合乎前

丈夫婦人皆來親之

三

是必有異乎

是

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

以惡駘天下

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

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

國無宰而

寡人傅國焉

委以國政之意

悶然而後應

無意

汜而若辭

無意

寡人醜乎

公自憐或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不多

去寡人而行寡

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何等

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何等

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何等

又是一個惡人卻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圖

圖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

狔音絢與旬同目搖也狔

豚

子食於其死母者

諭少焉

駒若

駒音絢與旬同目搖也狔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以母

不似往時

不得類焉爾

類昔之狀貌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

也愛使其形者也

戰全旨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其

武之實已喪

則者之履無為愛之

以其足之實已喪故謂之不詳皆無其本矣

故不備禮

則者之履無為愛之

以其足之實已喪故謂之不詳皆無其本矣

兩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為人愛可知矣此處皆作

反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

全其形以垂

取妻者止於

外不得復使

官不役之逸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愛之而況全

德之人乎

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不愛乎○又用兩喻正襯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

愛之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

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術費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入手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下兩喻又作正襯可見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不而不愛之此所謂符也○本字便是德充愛字便是符

引哀駢它大意此處已畢下二節止

將才全一註德不形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皆人事之變遷無定天命之運行不停者

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

智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當前變化不留瞬息而雖有智者不能取詰其所自來也

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

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擾心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交引

而援吾之靈府天和者沖融之朕靈府者精神之宅也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使之和氣流

通而不失吾怡悅之性兌悅也

使日夜無卻

且使和豫之通者無一息罅隙御同隙

而與物爲春

遊於春和之中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者乃

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妙句
妙句生時字因春字來

是之謂才全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遞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
從無相肖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
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任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
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爲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
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庸浩浩其天一
句註腳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

其可以爲法也

凡取平者水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言水停之妙如此故可以爲法

德者成和之

修也

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故

德不形者

不形者內保

如水平

物不能離也

飲和者必親愛乎德如取平者必師法乎水也

將水之停爲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玄焉取法

者安往乎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自能乎○
內保之而外不蕩爲水停我一註也卻已爲德不形作註矣
故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我轉前面親愛意
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愛其死恐民之傷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非孔子不足以悉哀駘它之妙哀公不獨傾心哀駘而反傾
心孔子極是○以上哀駘它之醜丈夫婦人忘之魯君忘之
德充符可思也

闔跂支離無朕

闔曲城也人之體曲似之故取以爲稱跂腳橫
不著地也闔跂者曲體而跂行也支離形不整

也。脹卽脣字也。無脹口無脣也。說去衛靈公靈公說愧之而視

全人之全人其脰音豆肩貌大瘰瘰音閉也瘰病不
 全人之全人其脰音豆肩貌大瘰瘰音閉也瘰病不

大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腹肩有人以二殂體之

全體者之勝義長不合式也○肩當作顧音慳考工記數目顧脰註云長脰貌

又是兩個不全之人。卻又是兩個出色人。上文四個人錯

敘此兩個人整敘。兩個不全之人。兩君不獨忘彼之醜而

反覺全人之醜是極有神理說話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道破人不忘其所忘忘形而忘其所不忘形

忘德不此謂誠忘爲真忘之大者昔人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以

此節方點明德形之辨總收上文○上文其是六位殘疾奇

醜之人莊子也不是隨手填寫的寫一王駘可見弟之於師

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可見師於弟子以

德不以形朋友與友亦當以德不以形也寫一哀吟宅及闔
跂大癭可見君臣之間亦以德不以形也倫類中惟父子兄
弟原以性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爲人過慮故莊子不說此外
則師弟朋友君臣皆以義合者皆易從形骸起見莊子特敘
這六段事爲世人撤去胸前一片塊壘也夫婦亦以義合者
莊子何以不說看他敘哀駘它處特夾敘婦人甯爲其妾數
語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又可見矣如此散散數段文字
讀之似乎泛雜卻不知已寫盡人倫之道莊子精蘊如此○

以上形一邊畢

故聖人有所遊

心遊於道遙之天也

而知爲孽

智計之巧乃枝草也如草木之旁出者

約爲

膠約束之禮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

德爲接

有得之德乃接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

工爲商工藝之能

乃商賈也如居

聖人不謀

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斲

自然惡用膠無喪

澤然全具惡用德不貨

中無積物

惡用商四者

上四惡用

天鬻也

鬻養也

天鬻也

者天食

音也

天養之者蓋食天之元氣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猶言不食人間煙火

天鬻也

蓋聖人與造化爲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如強眞者無復人間煙火相也用意最精

有人之形

貌則無

無

人之情

四者不用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與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

於身

無是非

於身

之端

眇乎小哉

形爲萬物中之一物

所以屬於人也

猶人

大哉

情累

獨成其天

浩浩其天心遊道

遙也又咏嘆四句

上文旣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或以智能世法爲德故

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

情亦非德之所在也

本題德字深此節德爲接的德字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言此與天

人則是人矣

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

惠子蓋以人

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

言惠子認情字先錯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

所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也

任天性而不任人慾則內無煩傷矣妙妙本生之理不

之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足於道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又何用

以人今子外乎子之神馳騁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也

高歌據槁梧而瞑琴瑟嫻熟效著師之不用目二句言天選

子之形

天於生物之中選子為人形本無不足之理子以堅白鳴子乃以技能之論

妄自爭鳴亦大違於德

此節特特借惠子辯明無情之說不是寂滅之謂也只是任

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

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蓋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南華經解卷五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

鍾祥胡志章校

大宗師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繼嗣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繼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氣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爲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植

之命之也博漫無方旋運無窮各聽物之所遇爲修短而要
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
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
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晷刻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適同乎
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
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沌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尙遺者也嗚
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爲乾坤者
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爲一塊然不化者於其
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
太一之上是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
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眾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也真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爲體而與乾坤者遊吾

固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爲大宗師之肖子順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煞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爲攝生者下一鍼砭攝生者謂天之生物固出於自然而人之永年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加導養謹其嗜慾自以所知出於庸眾之外莊子先爲致贊劈手卽與振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自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曾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接連將真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

可見天人一致這纔是真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啻君父也。○响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綢繆於生死尤不如其任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妙妙遍天下總是這一個物事運用若說個藏則何處能私割得一些邪若因而付之則滿空大地都是我的從何有亡失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正如住在寶山便到處是寶一切衿袖篋笥懷挾局鑊之智俱用不著此千古聖學之秘密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以下咏嘆大宗師之妙疊疊用譬喻夾發振跌只是不曾明明指出至數層咏嘆之下接出夫道二字大宗師纔一現身。○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之神聖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收束處下面七大段又字止

是爲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當順乎宗
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末段以出命
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
宿處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言有人知天又能知人豈非超出於眾乎

劈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虛將天人分開實
是以客意作引卻故爲斗立之筆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天然而生謂出於自然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

之所知

衛生之術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年命之數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眾皆夢夢而生夢夢而死此獨
知天生爲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眾也實是客意

卻是鄭重一筆

饒他有一知

不遇終其天年

又話中分寸線索也

雖然有患

振轉一句忽

夫知

聰明有所待而後當

須計較安其所待

者特未定也

又其須計較安排者特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又未可據爲是也

所謂人之非天乎

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

庸詎知三字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卻其行文飄忽止是

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又一轉筆遞出真人真知

何謂真人

又喝

古之真人不逆寡

寡且不逆

不雄成

不以身先

不驀

同士

以計謀作事不

若然者過而弗悔

雖有差失

當而不

自得也

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

火不熱

言其利害不可知

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此其見識乃如升舟至遠

於道無所不明豈世之所爲知哉

眞人一解○眞知知字及此段知字都是因上文知字相影

而下究而言之眞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

無意想也

其覺教無憂

無得喪也

其食不甘

無嗜慾也

息深深

無浮援也

眞人之息以踵

呼吸通於湧泉言深也

衆人之息以喉

止於喉會

之際至

屈服者

議論爲人所屈者

其嗑入言

聲之出

若哇

爲人所屈則喉間吞吐其

狀如欲哇者形容無養之人好笑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由其平日齟齬故不能淵濶浩浩○六句

單就其息句伸一腳

眞人二解○如此人純是天機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眞人不知說

悅

生不知惡死其出

生爲

不訢

生不其入爲死

人不距

死不脩然貌

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

視死生一往來之常耳

不

忘其所始

知生之

不求其所終

任死之

受而喜之

受生之後

忘而復

之忘其死

而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愆心

不以人助天

以

不

人爲助

天命之

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

其心志

皆以心捐道

其志

志字趙氏訂正

當

其容寂也

無爲

其頽頽

音恢上聲

淩然似秋暖

音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

正明上二句言皆

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

極隨事合宜而

無跡可尋

施於萬世

不爲愛人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亡國

亡人而不失人心

利澤

澤句是自

然之仁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有一有親非仁也

二天時非賢也

三項擇時而動便

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

有計較成敗之心

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士也

五項務名

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

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

士也

五項務名

箕子胥餘

干紀他申徒狄

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

爲人

適人之適

者凡皆以有心故也

快人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與真性何益○證五六二項蓋上四
意不稱之如八子是也夫所惡於貪生者豈以棄生求名爲
賢哉故特點此抹之○申此一大段總明眞人一切無心

眞人三解○看破生死極寫眞人無心之妙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卑以自牧

下與乎豐整其觚而不堅也而無私比張乎恢宏其虛而不華

也恢然清虛邴邴乎喜貌其似喜乎似喜耳不可崔乎動其不得

已乎耳不得已而動濇乎濇音觸水聚也進我色也和澤之色與

乎閑適止我德也使歸止厲乎嚴殺其似世乎嚴殺如傳贅

乎遠大其未可制也遠大不可制連乎綿長其似好閑也連綿如優

愧乎悅音門上忘其言也根忘雖言若無言○以刑爲體乃

治之以禮爲翼乃行世以知爲時乃因時以德爲循乃羣由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作威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強制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非作聰明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

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真

以爲勤行者也

人視與人爲勤於修行之豈知其毫末故其好也

一

世有我好我者真

其弗好之也一有弗好我者真

一也

以理爲一者與

其不一也一以理爲不一者與

天爲徒

以自然希

其不一與人爲徒

以造作與

天與人不相勝

也

與人則知一而已此三句申明其一也二句言不分天人便應轉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二句盡真人之真知

如是之謂真人

真人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真人之真知謂天人

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

天乎此句將真人真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

古之真八凡四番洗發許盡無

餘使人知真人境界如此前番小計算聰明自當通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此物之情

實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豈也人之所能著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必惡也

上文說與人視天人爲一己將天人分歧之見撇去不足道

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爲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

疑團夜旦一推出了然推出天宇並非人之一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

纔一遍動振醒

彼特以天爲父倒裝句法言人以父爲生我而戴之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大宗師

此下疊疊咏嘆大宗師不可不順○以親一喻大宗師不齊

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爲念乎己勢分勝而身猶死之效忠而況其眞乎大宗

師眞君也軍屬眞字就上面君字也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啻乎君也。○親一邊用卓字大宗師親而且尊也。君一邊用與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又一喻煦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怕死不如相忘於宗師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此道字經不遇是非之道

又一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

累也

如此用喻之妙便非世人所解何況其更精者

夫大塊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見爲苦矣豈不善乎

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任乎天則死亦無所係

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爲善也

此處夾一段正論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

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昧昧也
○豈但夜半當面便已負去也夜半喻言不見耳

駭喻切喻○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却不知
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方相
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
保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懵然謂
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者毛寒骨竦旁觀
者啞然大笑

昧者不知也妙所云知之至
知之盛者乃是如此一色人

○讀此一節人在

世間真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

藏小於大宜也
雖藏之得宜無以禁其日變也

若夫藏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恆物

常之大情實也

讀此一節卻有一上上處法○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

環者天下之實理也養生者獨欲以身爲不化之物是一氣循環中得容此塊然之樛株也有是理乎哉究竟有負之走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遯之夫遯之正生於藏之之過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此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遯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

淮南子作範是

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

生物之形無窮無盡

其爲樂可勝計邪孰不自喜其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遯而皆存

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是物理之所不得遯也則我常與理一而皆存矣

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

之所待乎

大宗師也萬物總一個變化一化必聽乎宗師也

苟有一體之善人猶效之况爲萬化所保持者乃不知取法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止是識得宗師舍己相從耳○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

文家勝境

夫道

至此方接出道字是大宗師主名

有情

靜之

有信

動之

無爲

無形

雖有情雖有信而有信而

無爲

可傳

而不可受

雖有師可傳而不可受

無形

可傳

而不可得

而不可見

雖有信而有信而

無形

可傳

而不可受

無形

可傳

而不可受

雖有師可傳而不可受

無形

可傳

而不可得

而不可見

雖有信而有信而

無形

可傳

而不可受

可見

之自本

自根

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

可見

之自本

自根

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

可見

之自本

自根

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

固存

未有天地先有道

所以自本

自根

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

可見

之自本

自根

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

可見

之自本

自根

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爲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

方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太極之上

爲前也上也

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

生而不爲久長

上於

於上古而不爲老

又極贊四句

稀韋氏

古聖帝

得之以挈天地

整頓乾坤

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析合元氣

維斗

北斗爲天綱維故曰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

不易其度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輟不

其堪

崑崙山神人面獸形

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馮音平水神

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

泰山之神

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鼎湖上升

顓頊氏

得之以處玄宮

恭默思道

禹強

北方之神即真武也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

神之得之坐乎少廣

西方空界之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伯

年八歲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也騎箕尾

尾星旁有一星名傳說

而比於列星

以上諸神半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論也

雜寫古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爲大宗師者區區小智反

思躍治也邪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

偶音禹弱子也以其色少故名

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

姓名

倚有聖人之才

聰明是顏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忘聰明是顏

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爲聖人乎

難之詞意總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忘世故也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忘交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

忘生體也自天下而物而生愈近則愈

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

外生者忘我也學道人止是這一關難透透此一關則見無不明矣朝徹者如平旦之清明也自此以下

止是

遇將去如定

而後能靜數句也朝徹而後能見獨

獨一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則道在我矣至此殺生者不

死死其心則神理生其心則神理死是生非生也

活活是死非死也生生者不生凡人心知覺無刻不萌故謂之

爲爲生不受宗師之命者皆此也故殺之則理存是死之者有不

死死也生之則理亡是生之者有不生也二句正解上不死不生

也其爲物聖人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止四句

各處發現其名爲櫻甯櫻甯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於世紛擾擾

同一定大一自然

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功夫次

第蓋學至外生已了悟矣至入於不死不生則道成矣○見

獨者夫道一而已矣能見及此又何古今之別生死之異哉

此乃爲親見大宗師也○載道者心也害道者亦心也夫心

既載道但當聽順乎道而已譬如舟子載人但當聽順乎人

而已今卻舟子弄權恣己妄行不由人作主張豈不誤煞此

人邪故必屏卻舟子不復吐氣然後人載於舟舟載乎人沈
洋所之中流自在也知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
爲說矣二句是特把金鍼示普天下學道人○搜甯妙不從
世相中透鍊出來不是第一種學問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

書籍文字也文
字是翰墨爲之

然文字非道也不過傳道之助耳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
字言之則凡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謂之曰副墨之子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對前輩讀書者言則今其孫也洛誦
文字須編讀之洛誦者樂誦也

之孫聞之瞻明

讀書須瞻明聞之聶許
見得微須瞻明聞之聶許耳小語也許進也雖小

語聽之即
進悟也

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
役行之聽又須行之勤需役也

之於謳

謳行之勤又須得游泳之趣於音鳥即古鳥字故借爲鳥
謳呼歎詞謳者歌之別調咏嘆之歌吟之乃寄趣之深也

於謳聞之玄冥

忘言也玄冥寂默之地玄冥聞之參寥
忘言矣又須至

於悟虛也參參
悟寥空虛也

參寥聞之疑始

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

也始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爲戲所云寓言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著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邪。以上借女偶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首者始也以生

爲脊脊者中也以死爲尻尻者終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如

自首而脊而尻總爲吾之一體也○一句孰知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爲友此外果無足訂契者

抒寫凡物始終止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於無猶體之首中於生猶體之脊終於死猶體之尻天下無一物能不以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者也而乃曰孰能者明明必有

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悍然忘其既往據其現在拒其將來
波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
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吾之一理亦猶是
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
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透脫如此

俄而子輿有病

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大也美也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

嘆一句指病體拘學如下文所云

曲僂

施成

上有五管

於齊

同

肩高於頂句贅

項腫也句音溝曲也贅爲項腫見字彙

指天

鳥其曲

陰陽之氣有沴

音亂也

其心閒而無事

不以病 跼蹐

僂也

而鑑於井

本是子輿歎一句卽來鑑

曰嗟乎夫造

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又嘆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

何惡浸假

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

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順乎宗師浸假而化

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順乎宗師且夫得

生者時也失死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而不悅生此

古之所謂縣解也無生死之累則係縛都捐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爲物

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天者宗師所在吾又何惡焉

非常解脫之見非常透脫之文化鷄化彈化輪馬觸手拈來

悉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瓦礫盡成珍寶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促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之曰叱喝其妻去無怛化怛音答驚也人死乃由變而化不宜

哭驚吾即此之謂矣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

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爲此至微至賤未可知也子來曰父母

於子倒裝句法言子於父母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

近吾死

近猶迫也

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鏤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今一犯

同範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世爲人夫造物者必以爲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鑄者鑄器治者鑄匠也惡乎

往而不可哉

又一喻○鼠肝蟲臂之慮到此一時冰釋

成然寐成則無事寐亦無遠

然覺

遠有形貌寐則忘形覺則有形故以爲形容○又一喻蓋凡人偶然而生偶然而死不過如夢覺耳兩句陡住奇絕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氣降鑄金一

喻讀之意悚寐覺一喻讀之神超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

層峰起伏末一喻兩句陡住如峭壁斬然小小亦具奇致○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無相

與之相爲於無相爲之跡孰能登天遊霧超於外撓挑戲弄無極
至相忘以生不悅無所終窮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友

與前子祀等定交是一樣氣味

莫然有間

莫然猶漠漠然形容淡交也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待事焉

助治喪事

或編曲

編次歌曲舊云纖薄非是

或鼓琴

二或字指子反子琴

相和而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

爾

已反其真

還歸造化

而我猶爲

人猗

歎聲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

禮之意在反真

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刊落節文獨任天理矣人之

生天理然也人之死亦天理然也同在天理中又烏在分歌

哭之跡乎禮意二字至精至微若阮嗣宗曰禮豈爲我輩設

則淺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何等樣人

修行無有

無檢修之事

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稱名

之彼何人者邪

稱之爲何等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游於方隅之外所謂出乎世法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遊於方隅之內所謂在世法中

不相及而丘使女

往弔之丘則陋矣彼

方且與造物者爲人

猶言爲友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

縣疣

音尤痛也

以死爲決疣潰癰

癰音換疽屬言死則累解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

循一氣循環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

蓋視生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外身也視死偶然耳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死生任其變化循環

茫然無係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

惡能憤憤然

昏亂貌

爲世俗之禮以觀

音貢示也

衆人之耳目哉

舉世皆言爲禮問其禮之故不知也不過以飾人之視聽耳

憤憤二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自諫方內猶雖言帝縣未解雖

然吾與汝其之

已之所得不欲隱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

水

造之爲言生也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得水不拘多

矣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隨分量相安而生可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術

愈大則愈適此豈但養給而已豈但生定而已

此夫子所心得者舉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子貢言若此則爲獨行人矣故問畸人

曰畸人者畸也於人而

侔

合也

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

人之君子有禮人之君

子天之小人也

反相

小人君子再一反對言之則生死澹忘與造物爲友者天之

君子也而人且譏其臨尸而歌背於禮法是天之君子人之

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矣。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證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真不可解看下文疊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盡進於知矣

進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

簡者畧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

夫已有所簡矣

然不知不覺已無涕不感不哀矣是

已有所簡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此生死付之自然不知其達於知也

就先

生故不知就後

死故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知已化哉

四句正不知之化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未

若孟孫之進於知也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母總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
所容其涕感哀痛也邪。○今方爲人是已化爲此物也今後
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爲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
烏知此理之皆存方將不化烏知形骸之倏易寫得化不化
如風馳電掣閃爍不定纔見造物運用之神纔見世俗悲戀
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
孫氏進於知矣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卽孟孫氏駭字卽一動字耳雖有駭

有旦宅而無情死

旦者每日之異也寓於日遷之宅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

已何是自其所以乃之哭泣亦不過見人如此隨

之如此何嘗有此我之母死而特致其痛之心乎

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

此其所以如那樣無涕不感不哀也句特奇若見透便一毫不足

自且汝夢爲鳥而厲同乎天鳥然夢爲魚而沒於淵然不識

今之言者而今即又是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耶

耶夢耶自己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

毫不能主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

先喻之不及待笑也及至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何害及安

排而爲之乎是適與笑自己毫不能主也二句造意入微真從

絲髮中剖安排而去化排字綴上面排字來言由此觀之可見

析出來也安排而去化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

之者今但當安於所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

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寥天一天之至一者耳

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雖曰變化無常此爲母解則可耳在

爲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

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

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天下通乎物並無一處

安著得已見由此言之不是己之無母乃是世間本無有吾

爲魚爲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爲可據之吾哉

若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感則必吾感之也哀則必吾哀之也
乃吾之爲吾本無有焉又誰爲涕之感之哀之者哉直代孟
孫氏把吾字撤去真不食煙火人之第一等議論也問有自
然之適
然何無自然之哀感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
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縣解安排去化入於
寥一此時雪釋冰融纖影不畱矣寥天一卽道也卽大宗師
也○以上借孟孫才一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教益

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

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爾

奚來爲軹

斥之言何必來

此爲乎軹助語

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累以世法如汝將

何以遊夫遙蕩

放恣睢

自得轉徙

變化

之塗乎

言汝被他教壞了何

以遊於遙放任化之

境乎

○遊此境全在順之若服

仁義而明是非則膠執不通矣

仁義乃道之支流順乎天則不必踐仁義之跡立仁義之名

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直探其源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謙言雖不能達途願涉其藩

許由曰不然夫盲

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

而子曰夫無莊

美

人之失其美據梁

力

之失其力黃帝

智

之亡其

知

失與亡皆言不目據也

皆在鑪錘之間耳

有以造化之者則皆去舊習而就陶鑪矣

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

息生

我黥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剿

雖已殘缺苟有息之補之者依舊完成矣然則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載一成體以相隨即以息補推許以乘成自謂又婉轉又有地步語最巧妙乘載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

也成字就黥剿二字上用來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

大暑吾師乎吾師乎

直呼

整

音

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

如此說來竟之仁義豈尙容置喙哉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周

眾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遊字

從虛空畫出一大宗師不爲義不爲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

落其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老不爲巧又陪說兩句○仁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爲中人說法耳不可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不舍仁義禮樂矣莊子著書卻是要學道人親見道體稍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盡與捐之所謂要盡真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六經是以道治世之書莊子是直揭道體之書

後凡損仁義禮樂之旨同此

○以上借許由一

證

大道不在仁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孫月峯曰忘仁義止是去是非

心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後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

總上二句

同於大通

大通則一切放下矣

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

無私心

化則無常也

無滯理

而

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爾後乎

從忘仁義而忘禮樂從忘禮樂而坐忘愈進愈微。解坐忘處讀上三句是一切淨盡人易知之讀第四句同於大通非見到者不能知也試思坐忘何以能大通大通何故是坐忘這全不是寂滅邊事也。仲尼贊顏子云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無一字是顏子口中語妙妙同字化字乃所云大通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此聖賢心地密印處也。讀此可見孔顏心學可見莊子傾服聖門。陳詳道曰杖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同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忘物去知忘心冥然無所係心則通果何在哉與我輩忘而已矣此同之所以賢也。可嘆世人橫此等處謂是異端語未必孔顏真言及讀他處莊子寓言孔子事又認真姑作話柄謂其譏彈聖賢此等人吾未如之何

也已。○以上借顏子一證。大道不在仁義，不在禮樂，并不在形知。蓋此二段又恐人誤認宗師。

辨之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記音之子與亦貧與不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悲放而趨音促舉其詩焉詩不成

形容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雖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困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揣測之而不得其故

乃舉而歸之於命焉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命

者何大宗師搏捥萬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

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

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以上借子桑一證人生五福第一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令養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竊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獨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潑綽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任你絕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爲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處也只因不受命。後人每有採莊子語附會神仙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聖門津筏之書也。

南華經解卷六終